

每次过完元旦或春节,都会听到“又过了一年”或“又老了一岁”的感喟。不必等央视召开“中国诗词大会”,这届人民就会想到曹操的名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其实这位乱世英雄怀有帝王之心,在《短歌行》里通篇直陈如何爱才惜才思贤若渴欲招纳青年才俊共同建功立业云云。用时的政治流行语来说,是充满“正能量”的。但当人们只引用其开头两句时,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人生苦短,该及时行乐去了。有首不知怎么流行的流行歌曲就如如此断章取义地生发开来,起名为《新醉红颜》,就可见一斑了。

人生有多个立面,建功立业和及时行乐则是中国古人人生理想和践行的两面,犹如一个铜板的阳面与阴面。前者是立身的根本,没有功名事业也许闭关修身尚可,但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另一方面古人寿短,一般活到三十几就挂了,所以人生苦短,需及时行乐放飞性情。这两者看似矛盾,很让人纠结,却也可自洽。当功成名就之时,也就是享受荣华富贵之日。然而世事古难全,有的出师未捷身先死,有的怀才不遇,沉抑下潦,志不获展,于是两者皆成画饼。如果是官二代富二代之类则未经努力也不妨享乐,因为衙内土



人生的两个面

王纪人

豪自有享乐必需的资本。也有因怀才不遇产生及时行乐思想却未必有多少经济实力的,那多半是聊以自慰的过过嘴瘾或穷白相穷开心而已。在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中,就有身处底层的读书人,驾着弩马游戏于相当今日北上广的繁华之地宛(南阳))与洛(洛阳))的;有的苦于昼短夜长,提出“何不秉烛游?”即使真游了,也不会有如今的小资们举办的烛光晚餐那么浪漫和光鲜。

建功立业和及时行乐作为人生需要的两面,体现了济世和享用的合乎人性的愿望,分别属于自我价值实现需要和灵肉合一需要这两面,在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的作品中得到了最为鲜明和极致的表达。他自认有谋帝王之术的能耐,即使在“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行路难”的逆境中,仍信心满满,表达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抱负和自信,遂成千百年来,的励志金句。另一方面,“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及时行乐也始终贯穿其一生。在《行路难》

和《将进酒》中的那种狂放、自信、豪迈和执着,分别把人生建功立业和及时行乐的两个面向都提到了审美的高度,使读者获得心理上的高峰体验和共鸣,这也是独步古今无人可比的了。相形之下,“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的发发牢骚的孟浩然,以及“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以秦楼楚馆口碑爆表聊以自嘲或自慰的杜牧,无论在哪个方面,格局都小多了。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自尊高冷,也使他人气高涨,历朝历代都圈粉无数以至于今,遂使作为“谪仙人”的诗仙,俘获了许多青年学子的心,远超作为诗圣的杜甫。我曾做过多次测试,结果拥李派每次都胜出。这并不表明读者群对两者诗歌成就高低的公正评判,大抵是因为觉得杜甫活得苦巴巴的,不如李白又有才又潇洒吧。

我们大多不是禁欲主义的清教徒或苦行僧,所以及时行乐没有什么不妥,那只是为了获得更充沛生命力而设置的生物学上的间歇性的“电路中断”。我们也不是享乐主义者,所以并不主张终日花天酒地娱乐至死,更反对挪用贪污吃喝嫖赌;我们愿做为民富国强戮力同心的公民,但区别于旧时代的人身依附和盲从。

入冬后,丁部长,想起你的次数多了起来。每次总有恍惚,总觉得你还在,不定哪一天,就来了稿子。不想写这篇文章。可到底还是坐到了键盘前。

最后一次看你是前年12月11日。那天下午1点半,我和吴纪盛、何伟康先生到华东医院,出13楼电梯,被拦在你病房门外。

透过门上小窗看,一屋子的医生。暗惊不妙。

护士神情慌张地出来进去,进去出来。我拽住一个问你怎么了?回答说你肺里痰多而浓堵得你上不来气。

这就,病房的走道铺满了我们的焦虑和担心。

大约20分钟后,医生出来说,情况稳定了,可以探视了。

那天出华东医院,回头望不见你的窗户,我想到了,这是最后一次看你了。

插着吸痰管,双目紧闭,脸色发紫,时断时续……医学判你已陷病危,苏醒

几无概率。我决定不再去看你。李老伦新先生说,“我们都不去了。看他那样,心里不好受。”

22日。这天夜幕降临的时刻,我在车水马龙间接到陆澄先生的电话。“我刚出华东医院。护士见我

常常忘了你已不在

许平

是探望丁部长就让我进了重症监护室。丁部长弥留之中。但他意识一定很清楚,我呼唤他时他的眼睛朝下看了看,用力握了我的手,长久不放。今天是冬至,但愿丁部长能过了这一天……”

和陆澄约定,一旦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这消息,都不明说,都懂得。

24日晚上八点多,手机响,是陆澄……

《从盈尺斋到卧绿馆》,这是你给我的最后一篇稿子。

为这篇文章,我和你有过一段对话。是在你的病房里。我说丁部长,白玉楼哪是太白的?明明是李贺的。陈鹏举老师说你错得好,你到不了白玉楼。你想了想,说,鹏举讲的不会错。你这话,过后我想了好长时间,你是说白玉楼是李贺的没错,还是说到不了白玉楼没错?

这个问题,永远解不开。

前几天报社搬迁,整理书柜,又看到你这篇手稿。文末一句:“临行之前,我把书房内的一切都捐献给我的母校浙江省天台中学。”想起那时你为

捐赠事回天台,头天拔下针管上车,第二天赶回继续吊液……便又唏嘘:在有限的日子里,你把捐赠作为头号大事,上海天台,舟车劳顿,甚至不管不顾医生的阻拦。你舍命也要回报母校,就因为“没有母校就没有我的人生”吗?

去年11月11日,丁锡满书屋在天台中学揭幕。我看到新闻图片上的你和你的书画,感觉到你踏实了。

我们却失落了。我们与你,有时候就是没大没小无拘无束的朋友。我们称你小丁同志,说你的“有对必对”是霸王牌约,说你的花雕兑罍是月子酒;更有,与你把酒谈诗论文,品茗游戏笔墨,恣意嬉戏、慷慨淋漓皆至于极点……所以到现在,我们还存幻感,你没走,你还在,没准哪天,你又在卧绿馆犁纸裁文议时论世。

至今清晰着,2015年10月26日在老城隍庙的路上你对我说,“活过春节应该没问题,也可能元宵节”。那天你的《从盈尺斋到卧绿馆》见诸《华亭风》,

所以我也信你走不了,会和你的文章一样,留下。

但你到底还是走了。

这一年,白玉楼,在那你是握锄头,还是握笔头?这会儿,“纸是田园笔是锄,勤浇心血育明珠”,就跳出了你对我说过的这句话。是好多年前,你用这话鼓励我。你说,副刊编辑是文苑耕夫,是裁缝师傅,用一篇好文章拼出一个像春天一般美丽的版面,是要横看竖看自得其乐而“时人不识余心乐”的呀。你还说,如果副刊编辑没有出息,怎么会有那么多当代的著名作家曾经是副刊的主人呢?当时听了,有畅快感;此刻想起,心下难过。

停键望窗外。

风细细,雨疏疏,片心万绪,却愁华亭从此无萧丁。

于是,常常忘了你已不在的恍惚,今天化成了惆怅万千。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应邀随市社科院去台北东吴大学作题为《苏东坡的人文价值》的演讲。东吴大学毗

邻台北故宫,风景秀丽、人文底蕴丰厚,国学大师钱穆宗长曾经在这里教过书,他的故居也在校园内。能到这样一所大学讲学,让我在深感幸运的同时压力倍增。让我欣慰的是,在两个小时演讲过程中,前来听讲的教授、学生全神贯注,鸦雀无声,演讲结束前的提问阶段,师生们踊跃提出各类问题,有些问题相当有水平,看得出他们都是有所备而来。演讲结束后,师生们竞相与我拍照留影,还有一些学生拿着笔记本热切地请我签名,望着他们真诚而热情的目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台湾地区前外事部门主要负责人钱复宗长是杭州人,钱复在台湾政坛德高望重,但我每次去台访问,他总会在百忙中会见

似乎是条件反射,只要路过熟食店我便探头张望一番,不看咸鸡酱鸭,单单寻觅一块汤汁浓稠的酱汁肉。

如今的好日子,吃块肉还稀奇吗?什么东坡肉、乳腐肉、红烧肉,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为一块酱汁肉还牵肠挂肚?说到底,我念想的是亲情,是一块酱汁肉带给我的祖孙三代之温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匮乏,什么副食品都需要凭证供应。可熟食店里的熟菜倒是不用凭票买的,难得家里有幸,买点百叶结、猪头肉,喝点零拷的土烧酒,对上海人来说也算撑足门面了。我那时充当的就是这“跑腿”买熟菜的角色,买得最多的就是鸿运斋的酱汁肉。

酱汁肉是买给外公吃的,因为外公就爱吃鸿运斋的酱汁肉。我年幼时,每个星期天父

在台北,在桃园

钱汉东

我,让我深感不安。前年我应邀在台师大演讲,年届80高龄的钱复宗长破天荒地亲自前来捧场,并热情洋溢地致欢迎词,向台湾学界介绍我在田野考古和学术研究方面的成果。对这样一位重情重义的长者,我深深地感激和敬佩。

钱复宗长也爱向陪同我的朋友讲述流传千年的有关钱王的故事。黄肇松教授在台北101的86楼宴请我们,有恐高症的钱复宗长最怕登高,但他坚持来了,笑说窗外风光虽好,但不敢看。在宴席上,钱复宗长谈笑风生,我们从他那儿得知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他的睿智、学识和口才,深深地留在了我们脑海里。

台商古玉洁曾在“中国时报”工作过,退休后来沪经商。她热爱中华文化,收藏了不少古陶瓷,曾让我帮她鉴定,我们由缘相识。近年来,她收齐了我出版的全部著作并认真阅读,这让

“十年浩劫”,外公的境况一落千丈,从一个吃定息的资本家变成了只拿生活费的老人了,日常生活从天上落到地下,最先改变的自然是每天的伙食。我记得每周儿孙们再去外婆家吃饭还要交粮票,外婆不知从哪里弄来许多搪瓷杯,米饭都是放在一个个搪瓷杯里蒸出来的,吃2两的付2两粮票,以此类推。

我父母很想让二老打打牙祭,请他们个把礼拜来我家吃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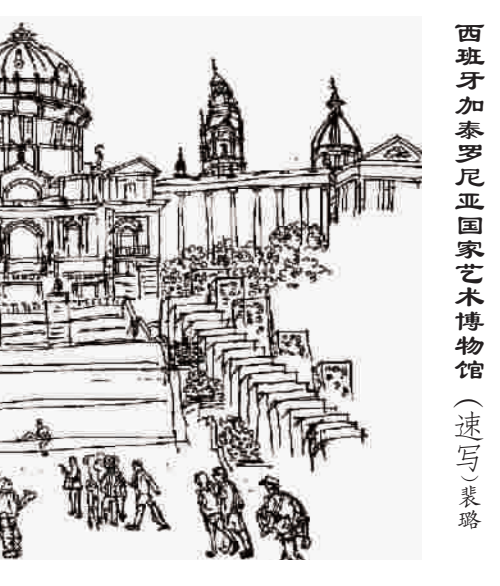
曾让我帮她鉴定,我们由缘相识。近年来,她收齐了我出版的全部著作并认真阅读,这让

那年,古玉洁的三哥亲自开车前来接我,我们从台北市出发,行程2个小时就到了桃园县平镇。这里与闽南风貌极为相似,老屋古色古香,橘红色砖墙灰瓦,带拱式门。老屋前是开阔的稻田,屋前房后绿意葱茏,高高的大树随处可见,瓜果蔬菜鲜嫩可人,台湾雨水较多,气候湿润,非常适合农作物生长。古家兄妹七八人,加上亲戚老师同学邻居等,屋里热闹非凡,大家问长问短,特别想了解大陆的情况,这个村庄以前从未接待过大陆学人,对大陆的一切都很新奇。我为古家

饭。外婆摇头,好几个舅舅成家后与他们住在一起,她要照顾十来号人的嘴巴。而外公却是欣然答应,他对我妈的要求是菜肴从简,有肉最好。

喜欢外公敞门,开门那一刻,我叫声“外公”,他用厚实的手拍拍我的肩膀。我也喜欢看父亲把一块块豆腐干片成薄薄的片,再切成丝,这是他常做的一道汤汁又鲜又浓的虾米煮干丝。他是手术医生,干活细致是他的天性,他有本事把豆腐干切成发丝般

细。我更喜欢这时我妈交给我一只铝制的饭盒和一元钱,这是我的任务,到静安寺的鸿运斋替外公买酱汁肉去。记得当年鸿运斋的北面有一家报刊门市部,南面则是梅兰照相馆和一家钟表店,门前还是15路电车的终点站。买熟菜需要排长队,队伍里时不时有人伸长脖子看自己要的熟菜卖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速写)裴璐

书写的新安堂匾揭幕仪式传统而隆重,热情的古家人,在客厅设宴好几桌,鸡是早上才杀的,菜是地里刚摘的,都是原汁原味的当地传统佳肴。古家人说,他们是从广东迁徙到台湾的,他们的心永远向着祖国。血浓于水不是一句空话,在桃园,我感受到浓浓

的同胞骨肉亲情。在台湾与宗亲及朋友相见的日子里,我对人情世故有了新的认识,真正的爱源自亲情,亲情是人间最美的一种情感,亲情无价。在漫长岁月长河的风雨中,唯有骨肉相连、血脉相承的亲情之树,屹立不倒。

七夕会

光了没有?鸿运斋除了酱汁肉出名,店里的猪脑、麻雀也是受追捧的热门菜。

我妈给的1元钱是这么安排的:酱汁肉1角5分一块,长方形的铝制饭盒正好可以放进6块,还多1毛钱是我来回坐20路电车的车费,一共8分钱。揩2分钱的油没多大意思,回家交公了。坐在饭桌上,听外公跟父母闲聊,说是上海人一年要吃四块肉,开春吃酱汁肉,夏天是荷叶粉蒸肉,秋天扣肉,冬天酱方。鸿运斋一年四季卖酱汁肉,所以,伊让阿拉一直活在春天里。

多少年过去了,鸿运斋的酱汁肉已是昨日的记忆了,可我难忘当年最肥的那块肉一定是留给外公的,浓稠的红糯米酱汁拌饭的味道赛过山珍海味。我想,必然是溢满亲情的味道才有如此浓厚的回味吧?

难忘此间酱汁肉

章慧敏